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丛书

主编◎达力扎布

《阿萨喇克其史》研究

ASALAKEQI SHI YANJIU

◎乌云毕力格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K281.2
130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丛书

《阿萨喇克其史》研究

乌云毕力格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萨喇克其史》研究/乌云毕力格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1108-659-1

I. 阿… II. 乌… III. 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2807 号

《阿萨喇克其史》研究

著 者 乌云毕力格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金 星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政编码: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21.75
字 数 55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659-1
定 价 55.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研究导论

《阿萨喇克其史》研究·····	(3)
一、历史背景：17世纪喀尔喀三汗部及其内乱·····	(3)
二、书名、成书年代与内容结构·····	(15)
三、作者姓名、家世及其前半生·····	(17)
四、研究史·····	(24)
五、史源与价值·····	(28)

第二部 译注

序·····	(77)
卷一·····	(79)
卷二·····	(100)
卷三·····	(107)
卷四·····	(118)
卷五·····	(127)
跋·····	(144)

第三部 罗马字音写

《阿萨喇克其史》原文罗马字音写·····	(149)
----------------------	-------

第四部 附录

一、《阿萨喇克其史》蒙古文文本影印·····	(247)
二、人名索引·····	(314)
三、参考书目·····	(337)

后 记·····	(343)
----------	-------

第一部

研究导论

《阿萨喇克其史》研究

《阿萨喇克其史》是一部 17 世纪珍贵的蒙古文史书。该书至今只有一种手抄本被发现，珍藏在蒙古国国立图书馆珍本库。该孤本是一部藏式贝叶装纸质手抄本，长 38 厘米，宽 9 厘米，共 66 叶 131 面，每叶面 29—30 行字，用竹笔黑墨以工整的蒙古文书写体写在毛边纸上。

下面，我们分章讨论《阿萨喇克其史》的成书背景、作者及其立场、内容梗概、前人研究、史源与史料价值等问题。

一、历史背景：17 世纪喀尔喀三汗部及其内乱

本书第二章将说明，《阿萨喇克其史》成书于 1677 年，作者是北蒙古人，即喀尔喀左翼大贵族善巴。基于此，为了正确把握该书的成书背景和作者生活的政治、社会环境，我们首先对 16 世纪末以后到 17 世纪 70 年代的喀尔喀蒙古的历史进行必要的探讨。

《阿萨喇克其史》的作者生活到 18 世纪初，此间喀尔喀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比如经历了准噶尔入侵和并入清朝；该书作者在此过程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事件均发生在 17 世纪 80 年代后，与《阿萨喇克其史》的形成背景无关，故此将不涉及。

（一）喀尔喀三汗部的形成

元朝灭亡以后，蒙古朝廷退回草原，在蒙古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大小游牧集团，或称“兀鲁思”（百姓、国），或称“土绵”（万户）。15 世纪初，蒙古分裂为东西蒙古。西蒙古又称卫拉特人，游牧在杭爱山以西、天山以北的草原，东蒙古人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境内。蒙古合罕的牙帐在东蒙古。在答言合罕（1479—1516 年在位）即位以前，在东蒙古中央地带已经形成了六个大万户：左翼的察哈尔、喀尔喀与兀良哈三万户，右翼的鄂尔多斯、满官嗔—土默特、应绍卜三万户。但是除了合罕所在的察哈尔万户，其余万户都在异姓贵族统治之下。答言合罕经过长期的斗争，结束了东蒙古历史上异姓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剥夺了异姓贵族对各部的世袭统治权的同时，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到六万户，在东蒙古确立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直接统治。

《阿萨喇克其史》的作者是喀尔喀人，这个喀尔喀就是从当年答言合罕子孙统治下的东蒙古六万户之一的喀尔喀万户发展起来的。

答言合罕共有十一子。答言合罕将其第六子阿鲁楚博罗特与第十一子格噶森札分别分封

到喀尔喀万户的左翼和右翼。喀尔喀万户早在答言合罕或者更早的时代就游牧在今哈拉哈河流域(“喀尔喀”是“哈拉哈”的不同汉语音译,部以河得名)。16世纪中叶,喀尔喀左翼随蒙古合罕打来孙南下大兴安岭住牧,所部号称“山阳喀尔喀”,即清朝所谓“内喀尔喀五部”,实际上脱离喀尔喀万户而自为一部。入清后,该五部或设立扎萨克旗,或编入八旗蒙古,均不再冠以“喀尔喀”名号。右翼封主格噶森札从哈拉哈河流域向西面发展,与兀良哈万户接壤,并与之发生了矛盾。16世纪20、30年代,蒙古合罕博迪率领各部征讨并瓜分兀良哈万户,格噶森札分得了原兀良哈万户的牧地和部分属民。其结果,喀尔喀万户的势力一直延伸到杭爱山,尽有漠北草原。16世纪末17世纪初,喀尔喀万户分布于东自呼伦贝尔的额尔古纳河,西至杭爱山,北自贝加尔湖,南抵南蒙古北部的广袤地区,即今天蒙古国的大部分领土。

格噶森札死后,其七子析产,形成七个游牧集团,习惯称“七和硕喀尔喀”或“七鄂托克喀尔喀”(“和硕”和“鄂托克”均为当时蒙古社会组织名称)。清代所说的“喀尔喀”,就是指这部分蒙古人。格噶森札七子分掌喀尔喀左右二翼,右翼为格噶森札长子阿什海达尔汗琿台吉、次子诺颜泰哈坦巴图尔、六子德勒登昆都伦及末子萨姆鄂特欢及其后裔诸兀鲁思;左翼为三子诺诺和伟征诺颜、四子阿敏都喇勒和五子达来(无后)及其后裔诸兀鲁思。¹

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30年代,喀尔喀左翼和右翼先后出现了三个汗,左右二翼分成三个汗部。喀尔喀万户的这种变化,是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内乱和喀尔喀最终被清朝所征服的最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喀尔喀内乱和清朝势力的渗透,导致了喀尔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而这正是《阿萨喇克其史》形成的历史土壤和社会背景。

1. 阿巴泰汗与土谢图汗的由来

据文献记载,在喀尔喀首先称汗的是阿巴泰²(1554—1588?)。格噶森札三子诺诺和,号伟征诺颜,为喀尔喀左翼之长,阿巴泰即其长子。《钦定外藩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记载:“初,喀尔喀无汗号,自阿巴岱(即阿巴泰——引者,下同)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以汗称。子额列克继之,号墨尔根汗。额列克子三,长袞布,始号土谢图汗,与其族车臣汗硕垒、扎萨克图汗素班第同时称三汗。”³据此,阿巴泰称汗的时间在“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之后,而所取汗号亦非“土谢图汗”,因为其孙袞布“始号土谢图汗”。张穆《蒙古游牧记》(以下简称《游牧记》)记载与《王公表传》有所不同:阿巴泰“赴唐古特,谒达赖喇嘛,迎经典归,为众所服,始汗称,号斡齐赛巴图。按:巴图旧作赛音,今从《理藩院则例》改。《朔漠方略》:康熙二十六年,土谢图汗奏请敕印表曰:国中向无佛教,自我曾祖往谒达赖喇嘛,得蒙优礼,加以瓦察喇赛音汗之号。于是我地佛法炳如日星。案:瓦察喇赛音,即斡齐尔赛因。……子额列克嗣,号墨尔根汗。额列克子三,长

¹ 善巴:《阿萨喇克其史》(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 [-yin] tetike),乌兰巴托,2002年影印本,第48叶下。祁韵士记载格噶森札诸子顺序有误,见祁韵士:《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以下简称《王公表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45《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总传》;卷61《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总传》。

² 清代汉文文献,诸如《王公表传》和《蒙古游牧记》等,将此人各音写为阿巴岱,从此一直沿用。但是,这种音写是错误的。Abatai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满一通古斯语族民族中常见的名字。比如,努尔哈赤侧妃生一子,其名满文作Abatai,汉文作阿巴泰。满文与蒙古文书写规则不同,辅音-d和-t的写法有别,不会混淆。阿巴泰作为皇子,清国史馆也不会记错其名。今天的蒙古人,读此人名仍发abatai之音。

³ 祁韵士:《王公表传》,卷45《喀尔喀土谢图汗部总传》。

袞布，始号土谢图汗。”¹张穆根据土谢图汗察浑多尔济康熙二十六年的奏折指出，达赖喇嘛赐给阿巴泰的汗号为“瓦察喇赛音汗”。

关于阿巴泰拜见达赖喇嘛的时间，文献中有1585年之后²、1586³年和1587年⁴三说。其中，《阿萨喇克其史》的记载较可信。该书载，阿巴泰于火狗年（丙戌，1586）夏六月十五日前去拜谒达赖喇嘛。《阿萨喇克其史》是1677年阿巴泰家族的后人撰写的史书，他把阿巴泰拜见达赖喇嘛的时间记载到具体的年月日，可见他掌握着精确的书面或口传资料。阿巴泰拜见达赖喇嘛对其家族及其后裔是莫大的荣誉和重大事件，他们的记忆应该是可靠的，因此阿巴泰汗见三世达赖喇嘛的时间应从《阿萨喇克其史》，即1586年夏天。

据《三世达赖喇嘛传》、《俺答汗传》和《蒙古源流》等蒙藏文史料记载，三世达赖喇嘛应蒙古土默特部辛爱都龙汗之请，于木鸡年（乙酉，1585）从藏地启程，火狗年（丙戌，1586）来到库库克屯（今呼和浩特），在土默特、喀喇沁等万户境内广做佛事，并将俺答汗的遗骨火化，同时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前来谒见，于戊子年（1588）三月在喀喇沁地方圆寂。⁵也就是说，在1585—1588年间，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据此，阿巴泰汗谒见达赖喇嘛不是“赴唐古特”（西藏），而是在土默特蒙古的政治文化中心呼和浩特。祁韵士和张穆的说法，不是根据某种史料，而只是根据历代达赖喇嘛世居西藏拉萨的事实随手写下的。

蒙文《俺答汗传》载，达赖喇嘛“赐封阿巴泰赛音汗为瓦齐赛汗（*vačirai qayan*）号”⁶。《蒙古源流》和《阿萨喇克其史》记载一致，均说阿巴泰被授予“佛法大瓦齐赛汗（*nom-un yeke vačir qayan*）”⁷。由此可见，“瓦齐赛汗”是“佛法大瓦齐赛汗”的简称。“瓦齐赛”，梵文，意为“金刚”。蒙古人的佛教用语中，“金刚”或借用梵文作 *vačir*（梵文：*vajra*，蒙古化的读音为 *očir*，旧译跋折罗），或借用藏文称 *dorji*（藏文：*rdo rje*，旧译朵儿只）。根据《阿萨喇克其史》记载，铁蛇年（辛巳，1581），阿巴泰在二十八岁时，从满官嗔一土默特地方来的商人那里听到佛法在土默特地区流传，于是派人敦请喇嘛，皈依佛教。木鸡年（乙酉，1585），建造寺庙，火猪年（丁亥，1587）前往，是年夏六月十五日谒见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奉献一千匹骗马为首的许多金银细软。当时，三世达赖喇嘛让他从满屋子的佛像中选取一件，阿巴泰选了变旧了的伯木古鲁巴（*paymu ruba*）像。因此达赖喇嘛说阿巴泰是“瓦齐尔巴尼”（*vačirbani*，梵文为 *vajrapāṇi*，意即金刚手⁸）的转世，并赐给了“佛法大瓦齐赛汗”号。⁹关于阿巴泰的汗号，《蒙古源流》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与前引《阿萨喇克其史》的记载相同，但另一种说法非常耐人寻味。据这种说法，阿巴泰谒见三世达赖以后，达赖喇嘛请他选

¹ 张穆：《蒙古游牧记》，同治六年祁氏重刊本，卷7《土谢图汗》。

² 佚名：《俺答汗传》（*Erdeni tunumal neretü sudur orusiba*），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蒙古文抄本，第43叶上下。

³ 善巴：《阿萨喇克其史》（*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 [-yin] teūke*），第48叶下。

⁴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陈庆英、马连龙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2年，第199页。

⁵ 详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54—459页。

⁶ 佚名：《俺答汗传》，第43叶下。

⁷ 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库伦本，第83叶上；善巴《阿萨喇克其史》（*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 [-yin] teūke*），第53叶上。

⁸ 乌兰将 *vajrapāṇi* 译作“金刚持”（第437页），误。“金刚持”的梵文为 *vajrathara*，藏文为 *rdo rje 'chang*，旧译朵儿只昌。*Vajrapāṇi* 的藏文对译为 *lag na rdo rje*（或作 *phyag na rdo rje*），手持金刚杵，随侍如来的八大菩萨之一。

⁹ 善巴：《阿萨喇克其史》（*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 [-yin] teūke*），第53叶上。

取一幅佛像,阿巴泰选取了金刚手的画像(vācīrbani kōrōg),在告别时向达赖喇嘛请求:“请赐给我冠有 vācīr 之名的汗号吧!”达赖喇嘛回答说:“只是担心对你们蒙古的政统有妨害。”尽管这样说了,但是当阿巴泰再次恳求时,赐给了他“瓦齐赛汗”的称号。¹据诸书的记载,“瓦齐赛汗”的称号来源于瓦齐尔巴尼(vācīrbani/vajrapāṇi)。阿巴泰选取的伯木古鲁巴,全称作伯木古鲁巴朵儿只杰波(phag mo gru pa rdo rje rgyal po,译言伯木古鲁巴朵儿只王),是藏传佛教帕竹噶举派的创始人(生活在1110—1170年间),为塔波噶举派的嫡系。有趣的是,据《蒙古源流》记载,三世达赖喇嘛其实并不愿意授予阿巴泰“瓦齐赛汗”号,甚至可能未曾认定阿巴泰为金刚手的转世。据研究《蒙古源流》专家乌兰的研究,《蒙古源流》各版本系统中,在一部分版本中保留了三世达赖起初不肯授予阿巴泰“瓦齐赛汗”号的说法,而一些版本中没有保留。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没保留此说的版本正是源于喀尔喀人抄制的A本。²这说明,阿巴泰为金刚手的转世一说,是喀尔喀人有意编造的。所有这些在暗示,喀尔喀阿巴泰汗谒见达赖喇嘛以前,就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噶举派,见到达赖喇嘛后,特意迎请了帕木竹巴朵儿只王的佛像,并请求三世达赖喇嘛授予他含有“金刚手汗”之意的汗号。三世达赖喇嘛游历蒙古地方的首要目的,是传播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所以曾以“担心对你们蒙古的政统有妨害”为由予以拒绝。阿巴泰汗信仰的非格鲁派色彩,为日后他子孙中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前世问题、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噶尔丹汗的矛盾问题等诸多重大事件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宗教影响。总之,阿巴泰从达赖喇嘛处得到了“瓦齐赛汗”号,按蒙古语习惯,也可以写作“斡齐赛汗”。

但是,“瓦齐赛汗”不是阿巴泰最初的汗号。蒙古文佚名《俺答汗传》(1607年成书)记载,“其后,住牧于杭爱汗山者,作坚兵利器之锋芒者,与外族敌人相争战者,喀尔喀万户之主阿巴泰赛音汗(Abatai sayin qayan)”前来叩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赐封赛音汗为瓦齐赛汗号。”³该书的作者是阿巴泰同时代的人,其书在阿巴泰死后二十年成稿。阿巴泰曾经来过呼和浩特,阿巴泰如有“土谢图汗号”,而且该汗号如经俺答汗授予或得到俺答汗承认,《俺答汗传》作者就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记载。据此,阿巴泰1586年谒见达赖喇嘛之前称“赛音汗”(Sayin qayan),而不是“土谢图汗”。蒙古另一著名史书《大黄史》叙述格呼森札子孙世系时也提到,格呼森札三子诺诺和伟征诺颜,其子阿巴泰赛音汗(Abatai sayin qayan),其子额列克墨尔根汗(Eriyekei mergen qayan),其子衮布土谢图汗(Gümbü tüsiyetü qayan)。⁴这是阿巴泰汗以“赛音汗”著称的又一佐证。他取得“瓦齐赛汗”号后,如张穆所言,被称作“瓦齐赛赛音汗”。阿巴泰死后,其子称“墨尔根汗”。墨尔根汗的儿子衮布称“土谢图汗”。这说明,阿巴泰子孙三代各有不同的汗号,阿巴泰的后继者们没有承袭他的“瓦齐赛赛音汗”之号。到了衮布子察珲多尔济,袭其父“土谢图汗”和曾祖父“瓦齐赛汗”的称号,并尊称“süjüg kücün tegüsügen vācīr tüsiyetü qayan”(意为“信仰和力量具备的瓦齐赛土谢图汗”)。据五世达赖喇嘛说,该称号是察珲多尔济于1674年赴藏谒见达赖喇嘛时,请求五世达赖赐给

¹ 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库伦本,第83叶上。

²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57页。

³ 佚名:《俺答汗传》,第43叶下。

⁴ 《大黄史》A本,第232、239、253页。顺便提一下,《蒙古源流》把谒见达赖喇嘛以前的阿巴泰叫做“阿巴泰噶勒珠台吉”(噶勒珠,意为“狂人”,“台吉”,是蒙古黄金家族男子之称)。据《阿萨喇克其史》,阿巴泰在14至27岁之间东征西战,名声大振。很可能,正因为他的戎马生涯,在称汗之前被称作“噶勒珠台吉”。

他的。¹喀尔喀降清后，清朝作为优待条件之一，保留喀尔喀三汗的汗号，因此，察珲多尔济的“土谢图汗”号得以世袭，该部的汗世世代代被称作“土谢图汗”。

关于阿巴泰最初的汗号和主要事迹，第二代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呈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这份蒙古文奏折，根据它的内容，正是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提到的那份康熙二十六年的奏折。这份奏折的抄本收入清朝内阁蒙古堂档案中，保留至今。察珲多尔济在奏折里详述自阿巴泰至自己的历代汗王的事迹，以示自己地位之崇高。奏折一开头就陈述了阿巴泰汗的事迹：“从前，我曾祖父瓦齐赛音汗，因国中无佛法，处于黑暗中，前往叩谒普度[众生的]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达赖喇嘛]授予了瓦齐赛汗号。[阿巴泰汗]以佛法之光芒照亮喀尔喀与卫拉特，因此之故，于佛法，[他]在国中大德无比。又，[阿巴泰汗]以赛瑚尔汗为札刺亦儿台吉（指格呼森札——引者）长子之后嗣，立他为汗。[后]因卫拉特杀死了赛瑚尔汗，[阿巴泰汗]远征卫拉特，在库博克儿之役大败敌人，征服卫拉特，为[赛瑚尔汗]报了仇。[他]对世俗政统的无比大德如此。”²在察珲多尔济的记述中，阿巴泰汗最初的汗号仍为“赛音汗”。种种迹象表明，阿巴泰 1580 年所取汗号为“赛音汗”，这是毋庸置疑的。阿巴泰汗对喀尔喀人的“政教二道”有重大贡献。在佛法方面，他引进藏传佛教，被达赖喇嘛封为“瓦齐赛汗”；在世俗政治方面，他扶持喀尔喀右翼的赛瑚尔，立他为右翼的汗。后来，西蒙古卫拉特人袭杀赛瑚尔汗，阿巴泰汗在库博克儿之役大败卫拉特，保护了右翼。据有学者考证，库博克儿之役发生在 1587 年。³

概言之，阿巴泰是 16 世纪后半叶喀尔喀最强悍的首领。他在 1580 年称汗，号“赛音汗”，喀尔喀始有汗。阿巴泰 1586 年在呼和浩特谒见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被授予“佛法大瓦齐赛汗”号，此后称作“瓦齐赛音汗”。阿巴泰汗立喀尔喀右翼的赛瑚尔为汗，并在库博克儿取得了对卫拉特人的决定性胜利，这些充分显示了他在 16 世纪后半叶喀尔喀历史上的领袖地位，他实际上是当时喀尔喀万户的汗。“土谢图汗”号始自其孙衮布，他是喀尔喀第一代土谢图汗。汉文史料所记阿巴泰“赴唐古特，始称汗”是错误的，但是“衮布始号土谢图汗”符合事实。入清以后，“土谢图汗”号作为喀尔喀三汗的名号之一，被固定并世袭。

2. 素班第与扎萨克图汗部

“扎萨克图汗”，是喀尔喀右翼的汗号。前文论及，右翼在赛瑚尔时始有汗号，是左翼的阿巴泰赛音汗立他为汗的。右翼本为格呼森札长支所在，地位高于左翼，应成为万户之首。但是，左翼阿巴泰势力的发展，使右翼听命于他。

喀尔喀始祖格呼森札长子阿什海达尔汗珲台吉，其长子巴延达喇，其次子赛瑚尔汗。⁴赛瑚尔生于水狗年（壬戌，1562）。⁵赛瑚尔汗的事迹和卒年，于史籍俱不详。学界曾认为，赛瑚尔汗在 1606 年曾与喀尔喀人订立盟约，因此认为他至少活到那个年代。⁶但是，根据前引

¹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五世达赖喇嘛传》，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 年，第 852 页。

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Dayičing gürün-ü dotoyadu yamun-u monyol bičig-ün ger-ün dangsa*），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影印本，2005 年，第 6 页，第 18 页。

³ 详见宝音德力根：《从阿巴岱汗和俺答汗的关系看喀尔喀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第 87 页。

⁴ 善巴：《阿萨喇克其史》（*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 [-yin] teüke*），第 49 叶下。

⁵ 《大黄史》A 本，第 237 页。

⁶ 若松宽：《哈喇虎喇的一生》，《东洋史研究》，22—4，1964 年，第 30 页；冈田英弘：《乌巴什珲台吉传研究》，《游牧社会史探究》32，1969 年，第 5 页。

蒙古文档案资料,阿巴泰立赛瑚尔为汗之后,卫拉特人杀死了他,因此发生了1587年的库博克儿之役。据此,赛瑚尔被推为汗和被杀,均发生在1580年至1587年之间。¹

赛瑚尔汗的长子素班第²为第一代扎萨克图汗。《王公表传》载:“初,赛瑚尔为右翼长,所部以汗称,传子素班第,始号扎萨克图汗,与其族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垒,同时称三汗。”³这里看不出素班第称扎萨克图汗的具体年代。但是,在蒙古文档案中有重要的信息。

喀尔喀兀良哈贵族额尔克伟征诺颜于1686年呈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讲到,“就是从前,我们[也]是喀尔喀七和硕之一。在拥立博克多汗即位的塔喇尼河会盟上,封我曾祖父伟征诺颜为扎萨克。”⁴我们暂时搁兀良哈贵族的事情不管,重要的是博克多汗在塔喇尼河会盟上即位的消息。据喀尔喀右翼另外一个贵族达尔玛什哩的奏折说:“从前,在博克多扎萨克图汗时代,扎萨克图汗之弟我父达尔玛什哩在诺颜们中拥有官位。”⁵呈奏人达尔玛什哩名叫卓特巴,奏折中提到的达尔玛什哩是其父亲,名叫乌班第,是扎萨克图汗素班第之弟。⁶达尔玛什哩是他们父子的美号。可见,“博克多汗”就是扎萨克图汗素班第。

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发生内讧,右翼扎萨克图汗与左翼土谢图汗、车臣汗严重对立。在这次内讧中,受右翼扎萨克图汗统治的阿巴哈纳尔部回到左翼故土,又附属了旧主车臣汗。为了调节喀尔喀内讧,清朝和达赖喇嘛于1686年在库伦伯勒齐尔地方举行会盟。在库伦伯勒齐尔会盟上,扎萨克图汗和车臣汗为争夺阿巴哈纳尔部互不相让。因此,阿巴哈纳尔部之长额尔克木古英台吉向康熙皇帝呈上奏折,详述阿巴哈纳尔部的历史,尤其是他们和喀尔喀左右二翼的关系。该奏折的有些内容为解明塔喇尼河会盟的疑问提供了重要线索。该奏折称(括号里为引者所加内容):“曼殊室利大恰克喇瓦尔迪汗(指康熙皇帝),恩养众生如自己的子孙,为平息喀尔喀之间的纷争,在向众佛的象征和智能之本质圣达赖喇嘛瓦只喇答喇倡议,使派遣噶尔丹席勒图额尔德尼达赖呼图克图(第四十四任甘丹主持),并派遣自己的大臣阿喇尼(理藩院尚书),还让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相助,为此,七和硕于火虎年(丙寅,1686)之八月在库伦伯勒齐尔地方会盟之际,右翼之扎萨克图汗(名沙喇)与左翼之汗(指车臣汗诺尔布)争夺翁牛特(指阿巴哈纳尔部),土谢图赛音汗(指察珲多尔济)、额尔克岱青诺颜(指《阿萨喇克其史》作者善巴)也说话了。……还有,在九十一年前的猴年在塔喇尼河会盟上,因我们是独立的诺颜,国家大臣里委派了[我们的]斡纳海扎雅噶齐、土虎辉两个大臣,[此事]难道未记载于那个律令里吗?……”⁷根据这份文书,在火虎年(1686)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之前九十一年前的猴年(丙申,1596),在塔喇尼河畔举行了会盟,会盟上为阿巴哈纳尔部委派了两个大臣,他们的名字分别为斡纳海扎雅噶齐和土虎辉,而且这事已记入“那个律令里”了。

1970年,当时苏蒙学者在蒙古一座塔墟中发现了以蒙古文和藏文在桦树皮上书写的《桦

¹ 参考宝音德力根:《从阿巴岱汗和俺答汗的关系看喀尔喀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第88页。

² 清代汉文文献记素班第的名字为“素巴第”。据蒙古文档案和史籍,他名字叫Subandi,故正确的音写为“素班第”。Subandi的弟弟名叫Ubandi(乌班第),可见将此人名字读作Subadi(素巴第)是错误的。

³ 祁韵士:《王公表传》,卷61《喀尔喀扎萨克图汗部总传》,第424页。

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6册,第60页。

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6册,第47页。

⁶ 善巴:《阿萨喇克其史》(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 [-yin] teüke),第48叶下。

⁷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6卷,第49—53页。关于这份文书的解读还请参考宝音德力根:《从阿巴岱汗和俺答汗的关系看喀尔喀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第83—84页;图雅、乌云毕力格:《关于猴年大律令的几个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蒙古文版),2007年第1期,第105—109页。

树皮文书》。1974年,呼·丕凌列将《桦树皮文书》中的法律文书以抄本形式向学界公布。其中有一部律令叫做《猴年大律令》。这正是上文所指“那个律令”。《猴年大律令》前言这样写道:“愿一切吉祥!……黄金家族之汗阿海、执政的哈坦巴图尔诺颜、达尔罕土谢图诺颜、岱青巴图尔诺颜、昆都伦楚琥尔诺颜、卓尔瑚勒诺颜、(后面罗列了各位诺颜的名字,此处省略——引者)大小诺颜为首,开始拟写大律令。此律令于猴儿年春末月,在塔喇尼河畔制定。”

《猴年大律令》在谈到这次会盟上任命的各部执政大臣时提到:“……七和硕执政的大臣有这些:汗殿下之和硕齐德勒格尔(以下人名,从略——引者);哈坦巴图儿之固什浑津(以下人名,从略——引者);珲津台吉之察纳迈、脱博齐图;翁牛特台吉之斡纳海扎雅噶齐、土虎辉……”¹《猴年大律令》前言中提到的“此律令于猴年春末月,在塔喇尼河畔制定”这条记载和关于各部执政大臣的“翁牛特台吉之斡纳海扎雅噶齐、土虎辉”这条记载,与上引额尔克木古英台吉之奏折的内容完全一致。因此,从以上诸条史料中得出结论,塔喇尼河畔会盟毫无疑问是在猴年,即1596年举行的。

素班第称扎萨克图汗,是一件大事。这是喀尔喀左右翼势力优势发生变化的开端。根据《猴年大律令》的序言,这是一次全喀尔喀大小诺颜参加的重要的会盟。参加塔喇尼河会盟的有喀尔喀左右二翼1名汗20名台吉,以扎萨克图汗素班第为首,以其族兄弟哈坦巴图尔为副,尚未称汗的阿巴泰汗之子额列克(1578—?)则以“诺颜”身份居于第三位。阿巴泰可能死于1588年左右。他死后多年间该部未能选出汗,可见部内有乱,或至少人心不齐。素班第乘机填补喀尔喀万户的权力空白,在二翼大会盟上称汗。到了17世纪30年代,在第一代土谢图汗衮布和第一代车臣汗硕垒的经营下,左翼势力重振旗鼓。但是,素班第在清朝征服浪潮面前,以喀尔喀万户之主自居,与后金—清朝对抗,并迅速与卫拉特蒙古媾和,1639—1640年初之间建立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联盟(关于这个问题另文详述)。这又抬高了素班第在喀尔喀的地位。1650年,素班第卒,不久喀尔喀右翼陷入内乱,接着蔓延成全喀尔喀混乱。这个混乱最终导致了喀尔喀降清,而在这个过程中土谢图汗得到清朝的保护,逐渐成为清代喀尔喀的最显赫的势力。

3. 硕垒称汗与车臣汗部的形成

喀尔喀三汗中,最后登场的是车臣汗。第一代车臣汗为硕垒。

格呼森札四子名阿敏都喇勒,子二:长子为道尔察海哈喇扎噶勒都固尔格其,无嗣子;二子谟啰贝玛,即硕垒生父。硕垒生于火牛年(丁丑,1577)。²阿敏都喇勒属于喀尔喀左翼,游牧地在克鲁伦河流域。硕垒作为家族的唯一男性代表,继承了家产,在其父身后成为喀尔喀七和硕之一的大首领。

最早记载硕垒政治活动的是前文提及的《桦树皮律令》。如1614年,硕垒就以“洪台吉”身份出现在左翼诸和硕的几次会盟上,有时被称作“达赖车臣洪台吉”³(“达赖车臣”为硕

¹ 呼·丕凌列:《有关蒙古和中亚国家文化与历史的两部珍贵文献》(Mongyol ba töb asiya-a-yin oron-nujud-un soyol ba teüken-dü qolbugdaqu qoyar qobur sorbulji bičig),乌兰巴托,1974年,第59—60页,64页。参考图雅、乌云毕力格:《关于猴年大律令的几个问题》,第105—109页。

² 善巴:《阿萨喇克其史》(Byamba-yin Asarayči neretü [-yin] teüke),第60叶上;《大黄史》A本,第248页。

³ 乌云毕力格:《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 *Qua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 1,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ongolian Culture, Tokyo, 2005, 第200—201页。

垒称汗之前的号)。后来他在蒙古文档案中又被称作“达赖济农”¹,可见硕垒在称汗以前已称“济农”了。1687年,土谢图汗察浑多尔济呈上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提到二翼大人物时写道:“在这里,右翼有賚瑚尔汗、扎刺亦儿的乌巴锡洪台吉、别速特的车臣济农,左翼有瓦齐赖汗、绰克图洪台吉、达赖济农。”²达赖济农就是硕垒。

上文提到的土谢图汗察浑多尔济呈送康熙皇帝的蒙古文奏折,论及了硕垒称汗的经过。其书云:“自察哈尔和阿巴噶[二部]来了为数众多的逃人到达赖济农处,奉他为汗。车臣汗自感畏惧,对我父亲(指土谢图汗衮布——引者)说:‘逃来的诺颜们拥戴我,称我为汗。不是我自封[为汗]。若让我作罢我便作罢。’我父汗说:‘我不责怪,仍照旧行事。’遂使其照旧行事,汗号亦未曾取消,[车臣汗亦]凡事不违背我父汗的指令。”³

可以看得出,硕垒称汗与17世纪20、30年代的蒙古政局的变化有直接关联。林丹汗统治时期是蒙古历史上多事之秋。1616年,女真建洲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了金国(1616—1636)。努尔哈赤父子极力经营蒙古各部,1619年和1624年分别与东蒙古的喀尔喀五部和嫩科尔沁部建立了反明朝、反林丹汗的政治军事同盟,把矛头指向了蒙古合罕——林丹汗。林丹汗针锋相对,采取了以武力统一蒙古各部的强硬政策,讨伐喀尔喀五部和嫩科尔沁,但均遭失败。到了1627年,喀尔喀五部和科尔沁与后金国结盟,甚至直属合罕的察哈尔万户左翼,即住牧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兀鲁特、敖汉、奈曼等鄂托克都投附了后金国。尽失左翼蒙古诸部于女真人后,林丹汗做出了西迁的决定,准备以右翼蒙古为根据地,再反旆经营左翼诸部。这样,1627年林丹汗西征。西征结果,在1627—1628年间,右翼诸万户随之纷纷瓦解。就在此时,为了避免战乱,察哈尔的一些属部北入喀尔喀境内,投靠了硕垒达赖济农。所谓“察哈尔人逃民”,指的是察哈尔属部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等。⁴还有不少“阿巴噶部”人,即成吉思汗之弟别里古台后裔部落——阿巴噶、阿巴哈纳尔部人,同时投靠了硕垒。硕垒一时声势浩大,便称汗。根据车臣汗致林丹汗遗孀和后金国的文书,汗号的全称为“共戴马哈撒嘛谛车臣汗”(Olan-a ergügdegsen maq-a samadi sečen qayan)⁵,简称“马哈撒嘛谛车臣汗”或“车臣汗”。

1634年秋林丹汗死,硕垒致书合罕之遗孀太后、太子额尔克及诸臣。硕垒汗写给太后、太子的书曰:“愿吉祥!共戴马哈撒嘛谛车臣汗谕太后、儿额尔克及哲勒谟达尔汉诺颜以下为首诸寨桑等:在先,执珥诺颜送还,言辞互敬,事业相与有成。在后,亦未尝不善。只因国乱,遂不相往来。夫我等素无怨恨也。自可汗升天,闻尔等全体来归,自秋以来即令探望。我等与尔汗为同宗,于尔等黎民为主上也,[尔等]应即来归。言及姻亲,太后乃我哈屯之妹。

¹ 乌云毕力格:《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第200页。

²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6卷,第25页。

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6卷,第25页。

⁴ 《清太宗实录》卷26,天聪九年十一月癸未,中华书局影印本,车臣汗“及乌珠穆秦部落塞臣济农、苏尼特部落巴图鲁济农、蒿齐忒部落叶尔登土谢图、阿霸垓部落查萨克图济农等大小贝子”遣百三十余人“赉书来朝”。这个名单证明,归附车臣汗的是乌珠穆沁、苏尼特和浩齐特等部。满蒙档案中也有相关证据,这里不一一列举。

⁵ 《清太宗实录》译成了“诸人拥戴马哈撒嘛谛塞臣汗”。“马哈撒嘛谛”,梵语原名为Mahāsammatah,“大平等”之意。佛教著作中所说人类第一位首领叫做Mahāsammatah rājā(“大平等王”之意),藏文译为mang pos bkur ba rgyal po,蒙古文译为Olan-a ergügdegsen qayan(“被众人拥戴的汗”之意),汉文有时音译为“摩诃三摩多”,有时意译为“大太平王”,还有时译为“大三末多王”(参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第77页)。硕垒取此汗号,充分显示了他宏达的政治抱负。

若欲他往，无论于国政、姻亲，为最亲近者乃我也。三思之，三思之。”¹从中可以看得出，硕垒和林丹汗关系非同一般。所以，躲避战乱的察哈尔属部理所当然地投靠车臣汗，而不到其他喀尔喀贵族那里。这事一方面成就了硕垒，另一方面在喀尔喀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喀尔喀贵族们为了争夺逃人，掀起了内战，左翼有势力的洪台吉绰克图就因此被逐出喀尔喀。²绰克图被驱逐后，1634年到了青海。林丹汗西迁，始于1627年底。他部众投奔喀尔喀车臣汗，最早应在1628—1629年间。根据这些事实可以判断，硕垒称汗的时间大致在17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硕垒称汗后，一方面敦促太后和太子举国北迁，投奔自己，另一方面还致书金国汗皇太极，宣布自己以皇族身份“守护着大玉宝政”³，力图将蒙古汗廷迁至漠北，以保证蒙古合罕汗统的延续。硕垒车臣汗还热心支持土谢图汗的儿子作为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坐床，1646年又引诱苏尼特部叛清北入喀尔喀，在决定蒙古历史命运的岁月里，采取了诸多举措。

概言之，17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硕垒在蒙古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在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察哈尔旧部和阿巴噶部民的拥戴下，被推举为“共戴马哈撒嘛谛车臣汗”，成为喀尔喀历史上的第一代车臣汗。

概言之，阿巴泰汗于1580年称“赛音汗”，喀尔喀始有汗号。1586年，阿巴泰汗被三世达赖喇嘛授予“佛法大瓦齐赛汗”号。阿巴泰孙衮布始称“土谢图汗”，土谢图汗部最后形成。喀尔喀右翼长赛瑚尔被阿巴泰汗立为汗。阿巴泰死后，左翼势力一度衰微，赛瑚尔汗之子素班第乘机扩大影响力，1596年在塔喇尼河畔举行的全喀尔喀贵族会盟上被推举为“扎萨克图汗”，成为第一代扎萨克图汗。硕垒称汗时间最晚，大致在1630年前后。硕垒称汗与17世纪20年代蒙古政局的混乱有密切关系。林丹汗属下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为了避开战乱，投奔了林丹汗的盟友和连襟硕垒济农，与他的属下和阿巴哈纳尔等部一起，推举硕垒为“共戴马哈撒嘛谛车臣汗”。

这样，在喀尔喀形成了三个汗部，他们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到17世纪70年代编纂《阿萨喇克其史》时，喀尔喀万户实际上不复存在了。

（二）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民族危机

喀尔喀三汗割据局面，导致了万户的瓦解。左右翼各大贵族们为了百姓、领地和财物，争权夺利，相互猜忌和攻伐，最终在17世纪中叶爆发了大规模的内乱。这个长达30年的内乱，以准噶尔汗国的侵入和喀尔喀被迫投附清朝的结果收场。

《阿萨喇克其史》成书的年代，正是喀尔喀内乱战火蔓延之时。下面我们探讨一下17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喀尔喀内乱和清朝势力在喀尔喀的渗透，以及所有这些政治事件对喀尔喀史学思想的影响。

1. 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内乱

¹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台北满文影印本，台北：1969年，第4292—4293页。汉译系笔者自译。

² 详见乌云毕力格：《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第204—206页。

³ 台湾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第4288页。“皇族”原文为 qayan törültü，“守护着大玉宝政”原文为 qas yeke törü-yi qadayalaju sayunam。

喀尔喀三部形成后,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构成喀尔喀左翼,扎萨克图汗部成为右翼。1650年代,扎萨克图汗部发生内讧,不久喀尔喀左翼也卷入,最终蔓延为整个喀尔喀内战。

关于喀尔喀内讧的情形,清朝内阁蒙古堂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档案资料。1686年,清朝和达赖喇嘛敦促喀尔喀二翼在庫倫伯勒齊爾會盟,但會盟以失敗告終。此後,喀爾喀汗、濟農、台吉們紛紛上書清廷,說明各自在喀爾喀的地位和內亂中的遭遇,於是形成了大量的文書檔案。其中,土謝圖汗察珲多爾濟、達爾瑪什哩諾顏和莫爾根濟農等人的奏摺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內亂的發生和發展。寶音德力根根據這些檔案,在《17世紀中後期喀爾喀內亂》一文¹中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精辟的論述。下面結合蒙古文檔案資料,在寶音德力根研究的基礎上對喀爾喀內亂做一概述。

17世紀50年代末²,扎薩克圖汗諾爾布³和鄂木布爾德尼洪台吉⁴二人破敗了額爾濟根鄂托克。額爾濟根鄂托克之主為格噶森扎二子諾顏泰哈坦巴圖爾之孫賽音巴特瑪哈坦巴圖爾。額爾濟根鄂托克被克後,其多數諾顏率屬民東奔喀爾喀左翼,投靠了土謝圖汗察珲多爾濟。察珲多爾濟以賑濟難民為由,把他們安插在己部,實際上吞併了額爾濟根的大部分。為此,右翼扎薩克圖汗等遣使達賴喇嘛,欲借達賴喇嘛法旨,從土謝圖汗部收回逃人。達賴喇嘛先後派遣了阿克布欽布綽爾濟和拉薩拉布占巴、噶布珠車登等到喀爾喀調解。察珲多爾濟不得已歸還了右翼的大部分人,但又傳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命,讓右翼在邁達哩呼圖克圖面前收集和安置逃人。

這時,扎薩克圖汗諾爾布去世,其弟弟浩塔拉⁵繼位,稱扎薩克圖汗。同時,和托輝特部首領羅卜藏也新立為汗⁶。在扎薩克圖汗部,和托輝特自為一部,其領主自稱“阿勒坦汗(黃金汗)”,素與扎薩克圖汗有隙。在處理右翼內亂中額爾濟根鄂托克的問題上,浩塔拉和羅卜藏產生了尖銳的矛盾。1662年,羅卜藏以浩塔拉繼位未經七和碩諾顏允許為由,襲殺了新立扎薩克圖汗浩塔拉,掠奪了扎薩克圖汗麾下的斡勒忽努特鄂托克,引起了更大的亂子。於是,1664年,土謝圖汗察珲多爾濟等左翼貴族們與從扎薩克圖汗部逃出的阿海岱青、達爾瑪什哩等用兵羅卜藏,並立諾爾布長子旺舒克為扎薩克圖汗。土謝圖汗等以懲治右翼不法諾顏為名,擄掠了大量百姓,在左翼的右翼難民越來越多。1666年,卫拉特的僧格出兵罗卜藏,抓获其

¹ 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1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² 喀尔喀内乱发生的年代,据宝音德力根说。见宝音德力根:《17世纪中后期喀尔喀内乱》,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1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³ 格噶森扎长子阿什海达尔汉琿台吉,巴颜达喇琿台吉的次子赛瑚尔汗,赛瑚尔汗长子素班第扎萨克图汗,其子诺尔布。

⁴ 格噶森扎长子阿什海达尔汉琿台吉,其次子岱青霍图古尔,其长子硕垒赛音乌巴什琿台吉,其四子巴特马额尔德尼琿台吉,即鄂木布尔德尼洪台吉。

⁵ 浩塔拉为尊号,本名袞布扎克冰图。见宝音德力根上引文。

⁶ 扎萨克图汗部所属的硕垒乌巴什琿台吉及其子嗣鄂木布额尔德尼、罗卜藏等世代统治和托辉特部,以乌布苏湖为中心,自为一部。其首领的名字首次出现在1604年的俄国文献中,被称作“阿勒坦汗(黄金汗)”。先后有三代阿勒坦汗,控制着邻近地区和民族,并与俄罗斯频繁交往。尽管阿勒坦汗的势力范围广泛,但他仍隶属于扎萨克图汗。第一代阿勒坦汗硕垒乌巴什琿台吉,阿什海达尔汉次子岱青霍都古尔之长子;第二代为鄂木布额尔德尼洪台吉,第三代为其第四子罗卜藏。第三代“阿勒坦汗”罗卜藏延续其父祖对邻近地区的统治,多次以武力征服,并于1657—1679年间与俄罗斯保持着互通往来关系。但是1662年(康熙元年)罗卜藏袭杀扎萨克图汗旺舒克,被土谢图汗为首的左翼封建主讨伐,逃往卫拉特。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投服清朝,被封为扎萨克,“阿勒坦汗”号也随之废除。罗卜藏参加1696年讨伐噶尔丹战役,阵亡(详见若松宽:《阿勒坦汗传考证》,乌云毕力格译,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本人及其家族。¹

1666年旺舒克死，其弟成衮不立旺舒克子，在卫拉特准噶尔部首领僧格的支持下，自称扎萨克图汗。成衮继位后，向察珲多尔济索要额尔济根和斡勒忽努特二鄂托克在左翼的人口，遭到土谢图汗的拒绝。于是，察珲多尔济和成衮的矛盾趋于激化，察珲多尔济一直拒绝承认成衮为合法的扎萨克图汗。期间，达赖喇嘛先后两次派人调节，并承认成衮的扎萨克图汗之位。察珲多尔济不得已在1677年时才承认了成衮的合法性。但是，内乱并未结束。

喀尔喀内乱首先削弱了右翼势力，使左右翼进入敌对状态。经过诺尔布和鄂木布破败额尔济根鄂托克、罗卜藏执杀浩塔拉扎萨克图汗和掳掠斡勒忽努特鄂托克以及察珲多尔济、僧格等攻打罗卜藏等一系列事件，喀尔喀右翼的许多诺颜及其属民，或逃到左翼，或逃到卫拉特，扎萨克图汗部势力大大削弱。其次，喀尔喀内乱改变了喀尔喀—卫拉特势力对比。1666年，准噶尔首领僧格出兵罗卜藏，俘虏了罗卜藏及其家族，占有了札刺亦儿一和托辉特几千部众，并支持成衮成为扎萨克图汗。从此，喀尔喀右翼进入准噶尔首领僧格的控制之下，这就导致了日后喀尔喀右翼被僧格的继任者噶尔丹汗所控制。最后，喀尔喀内乱极大地削弱了喀尔喀政治力量，清朝在调节喀尔喀内部矛盾的过程中逐渐地渗透到其政治中。当喀尔喀内乱进一步发展为卫拉特和喀尔喀战争时，喀尔喀南下投靠了清朝。

2. 清朝势力在喀尔喀的渗透

1634年林丹汗逝世后，喀尔喀左翼硕垒车臣汗立刻遣使林丹汗遗孀囊囊太后和太子额哲额尔克孔果尔母子，劝他们举国北迁，期望将蒙古国统接到喀尔喀。同时，硕垒另写一书，委托出使喀尔喀的察哈尔使者，将书转交给天聪汗。书信以左翼车臣汗硕垒、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济农的名义写给天聪汗，称皇太极为“水滨六十三姓满洲国天聪汗”。关于蒙古情形，硕垒首先承认蒙古合罕（林丹）未能善治其国，但又称硕垒等合罕的同宗仍然“守此大宝”，即蒙古国政仍在大汗同宗手里。最后，硕垒顺便表达了与爱新国“互相通好，信使不绝”的愿望。即，在林丹汗以后的年代里，硕垒等蒙古国主愿意与爱新国和平相处。²

但不久，发生了所谓的土默特“鄂木布事件”。鄂木布为土默特部俺答汗四世孙，第四代顺义王卜失兔之子，当时为归化城土默特部首领。1632年（天聪六年），爱新国首克归化城时降服。由于位居明朝和喀尔喀中间的边界地带，土默特成为爱新国前哨阵地，爱新国方面对土默特特别是对其上层的举动极为敏感。1635年，正在呼和浩特养病的爱新国将军岳托得到了“博硕克图之子（指鄂木布——引者）遣往阿鲁部喀尔喀处，阿鲁部喀尔喀使者将与之同来”的密报。岳托立刻派人去堵截。果然，四名明朝使臣和百名喀尔喀人，随鄂木布使臣一同前来。从他们所携带之物，如驼、马、貂皮等物来看，这里的百名喀尔喀人，实际上是喀尔喀商队。他们得到鄂木布乳母之父毛罕的密报而返回。爱新国军队捕获毛罕所遣十人和明使四人，又擒乌珠穆沁部四十六人。乌珠穆沁部当时由硕垒统治，该商队无疑是车臣汗派来的贸易商队。这是硕垒汗与满洲人的第一次直接冲突。硕垒汗是想通过土默特与明朝贸易，但爱新国方面不许喀尔喀与明朝贸易。爱新国方面通过截获硕垒汗的商队，不仅控制了土默特部，而且控制了呼和浩特商道，车臣汗部与土默特间的贸易通道已被爱新国所截断。

在呼和浩特被岳托贝勒劫掠以后，于1635年（天聪九年）底，硕垒车臣汗等派百余人的使

¹ 若松宽：《阿勒坦汗传考证》，乌云毕力格译，载《清代蒙古的历史与宗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² 姑茹玛：《入清（1691）以前的喀尔喀车臣汗部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三节。